

學原第二期第三期抽印本

歷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略

丁實存著

國立編譯館圖書館惠存
著者謹錄卅六十二

歷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略(上)

丁寶存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在外蒙，猶達賴喇嘛之在前藏，班禪額爾德尼之在後藏，章嘉呼圖克圖之在內蒙，蒙人信仰之深，稱四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第十五世以前，傳均降生於印度或西藏。至第十五世圓寂後，喀爾喀人欲在宗教上擴展其勢力，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嘉穆錯亦欲發展黃教於喀爾喀各部，（外蒙在當時猶有紅教）遂倡哲布尊丹巴轉生於外蒙之議。於是即認土謝圖汗之羅布藏旺比札木薩為第十五世哲布尊丹巴達拉那塔（即達爾那達）之呼畢勒罕，在原來次後為第十六世，在喀爾喀則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也。第十七世哲布尊丹巴（在蒙古為第二世）仍降生於外蒙，至此清廷見哲布尊丹巴在喀爾喀勢力之擴大，又每當轉世之際，輒引起各部之糾紛，復密令西藏達賴喇嘛提議哲布尊丹巴仍應在西藏轉生，轉生之後，再迎至喀爾喀主持黃教。故自第十八世起至第二十三世又轉生於西藏焉。此輩活佛關係外蒙與中朝之政局甚大，顧其記載此輩活佛之史實，中外不詳，尤無系統參覽者不便焉。茲特將此類活佛之史實逐加考輯，以供參閱。其中錯誤挂漏之處，在所難免，姑作為初稿，以待指正，而便補充。

第一世至第十五世哲布尊丹巴傳略

與孔子同時。（按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先釋迦牟尼一歲卒也。）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羅克新圖嘎瑪勒，生於印度，當釋迦牟尼時代，為釋迦牟尼五百佛徒之一。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巴爾畢珠佛，生於印度那琳德耳廟，為那甘瑪佛徒之首領。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那嘎布卓特

考一般記載釋迦牟尼降生於周靈王十五年（公元前二四六八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三八九年）壽八十歲，約

巴，生於印度呼畢齊汗時代。第四世哲布尊丹巴名岡丹博夫勒，生於印度察林達爾汗時代。第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羅頌木柴桑，生於

西藏爲卓布阿地沙呼畢勒罕。第六世哲布尊丹巴名達爾瑪旺楚克，生於西藏，爲達巴台呼畢勒罕。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鄂特沙勒，生於西藏，爲巴延札木札呼畢勒罕。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布倫代木察，生於西藏，爲楚林呼畢勒罕。第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降生地方與時代均失傳。第十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僧格巴達爾，生於西藏，爲布特林卜呼畢勒罕。第十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達錫巴爾丹，生於西藏，爲宗漢巴佛之高徒，曾創建大廟。

藏海亞地方。第十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哲布達爾那達，生於西藏巴朗地方，年三十歲，受格隆戒於札陽公里札木察喇嘛，年三十五，著有經典，說明印度佛教沿革，年四十二歲，在西藏創立大廟，旋由蒙古延請駐錫蒙古，並建造寺廟。

查「宗漢巴」是否爲「宗喀巴」之異譯？宗喀巴生於元順帝至正八年（公元一三四八年），卒於明永樂七年（公元一四〇九年），第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生於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一三九一年），卒於明憲宗成化十年（公元一四七四年），如爲宗喀巴之弟子，似與第一世達賴同時也。

查民二年出版，北洋法政學會譯，俄人凌茲德奈夜夫著之「蒙古與蒙古人」——以後簡稱「蒙古人」四零六頁載：「……其十五代之哲布尊達拉那塔滾架寧巴，始應蒙古之請，由藏來蒙，得清帝保護，建若干寺院於蒙古遺世焉。此人當五百三十七年（五百五當脫千字，三十七並當爲七十三，詳下文）喇什札木蘇喇嘛時代，爲西藏哇郎毅州呼畢勒罕，始學於窰南寺，年三十六百三年，從乍米揚坎架札木素受格倫之戒，三十五歲，著書說明印度聖典之濫觴，沿革，題爲《寬加耳曲伊答》。四十二歲（千六百十五年），建達庫丹奔茲西林寺於西藏占州，遂爲蒙古人所招請」云云，查年三十，當一千六百三年，年四十二，當一千六百十五年推之，當生於一千五百七十三年，故知上文五百三十七，當爲一千五百七十三之誤。即明神宗萬曆元年。第三世達賴鎖朗嘉穆錯生於公元一千五百四十二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可知喇什札木蘇喇嘛爲鎖朗嘉穆錯之異譯，第十五世哲布尊丹巴，即當西藏第三世達賴之時也。

第十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吹真加特，生於印度邊地薩克嶺地方。第十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名渾嘎都勒楚克，於達賴喇嘛都札木蘇之世，生於西藏拉里地方。

又查上正文均見民六年出版，蒙人原著，黃成辦口述，陳籛筆譯之

考「都札木蘇」是否爲「根敦嘉穆錯」之異譯？根敦嘉穆錯爲達賴二世，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一年（公元一四七四年），卒於明世宗嘉靖二十年（公元一五四一年），如爲異譯，則與達賴第二世同時也。

時也。

第十四世哲布尊丹巴名哈帖薩揚，於巴爾巴里汗之世，生於西

「蒙古逸史」中——以後簡稱「逸史」據中籍可考見者大概如是。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如與釋迦同時，十五世卽至明世，相差不至如此之鉅，在蒙古與蒙古人書中，曾有關於此一段之記載，抄錄如後，備考：「余（指婆茲德奈夜夫）嘗問於喇嘛僧曰：「自釋尊時代以至溫都爾活佛，據蒙古人所信，則二千五百九十六年間，唯轉生十五次，不幾每一化身得享年約百七十三歲耶？」喇嘛曰：否，非此之謂也。呼圖克圖亦不過如衆人，或三十歲，或八十歲，或更享以上之長壽，當呼弼勒罕溫都爾活佛出現前，哲布尊丹巴之化身凡十五次，其化身之三次，人間尙有記錄，餘則無之，殆與以德化斯世之人類無異，將欲使他界衆生沐浴於德化，乃轉生於宇宙各部分，此轉生一事，活佛之外，無人知者，故世無傳焉。」

第十六世哲布尊丹巴羅布藏旺比札木薩傳略

第十六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爲第一世），名羅布藏旺比札木薩，爲喀爾喀汗袞布之子，土謝圖汗察渾多爾濟之弟（註二），於明思宗崇禎七年甲戌，清太宗天聰八年（公元一六三四年）轉世於外蒙（註三），時當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嘉穆錯十五歲，第四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曲結五十八歲，章嘉呼圖克圖班覺崙珠第十二世，太宗崇德二年，其父袞布多爾濟與車臣汗碩壘札薩克圖汗索寶第同降滿洲，三年遣使清廷，定九白之貢（註三）。哲布尊丹巴四歲（卽崇

德二年），喇嘛鴛母巴林（逸史作烏奢爾巴林）授之以戒，翌年又有喇嘛土斯布爾立殺，授以初級之僧位拉布賓，冠以新名羅卜藏旺布札勒三（按卽羅布藏旺比札木薩），使爲察罕諾爾地方寺內之住持，令昇法座，奉爲溫都爾格根，世祖順治三年，蘇尼特部額駙騰機思與攝政王多爾賽意見不合叛清，投喀爾喀，清廷命豫親王多鐸等追禦之，並敗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聯合之兵，四年五月，哲布尊丹巴上書清廷請求，乙巳世祖諭曰：「爾來書已悉覽，朕非好啓兵端，若執送騰機思竝其國來歸，及所掠巴林人畜，全數送還，謝罪則已，不然，朕復何言！」（註四）本年（公元一六四七年）在額爾德尼昭立廟曰巴耳寺，並創設城市名西庫倫，六年（公元一六四九年）巳丑夏，封藏，翌年春抵藏，謁班禪與達賴，授以深妙之宗義法戒，潛修於拉薩者半年，達賴因揚言爲達拉那塔之呼畢勒罕，卽第十五代哲布尊丹巴之化身也。並許其用黃布城黃纓黃車及巡禮西藏諸寺，又授以黃教之本義。八年（一六五一年）返喀爾喀，攜帶唐古忒喇嘛及各種匠工書工約數百十人。十年（一六五三年）喀爾喀諸顏等於額爾德尼招延請活佛，以表敬意，翌年活佛於肯特山南麓著手建立新寺。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察渾多爾濟率屬入覲清室，哲布尊丹巴亦以西藏佛像入貢。本年季秋，復入藏謁班禪額爾德尼，呈遞丹書克，並聽講經典，翌年暮秋返蒙。十四年喀爾喀諸王公復延哲布尊丹巴於額爾德尼招，呈遞丹書克，哲佛行邁達里回轉式，廣爲說法，蒙人始得深明黃教之義焉。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

哲佛於白池(喀爾喀伊爾察罕泊)講經,附近七旗民衆咸來皈依聽講,並頒給西部王公喇嘛各封號。聖祖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自西藏購入甘珠爾佛經一百零八卷,十九年前建之首特大寺,大像告成。二十年(一六八一年)喀爾喀人三招哲佛於額爾德尼招而貢獻之,大修經懺,且執行遠達里回轉式。哲佛欲薄施教化於喀爾喀也,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自藏購入甘珠爾經文移藏首特大寺,並貢佛像三尊於情廷。

二十三年札薩克圖汗成袞及子沙拉陰結準噶爾噶爾丹進攻土謝圖汗察璋多爾濟,察璋偵知,刺殺沙拉喀爾喀之內亂遂起(註五)。二十五年聖祖遣尙書阿爾尼前往七旗蓋盟和解,達賴亦遣噶爾賈西勒圖爲使赴盟諭哲布丹巴亦赴盟共議,六月乙卯哲布丹巴遵諭覆奏曰:「臣自幼歸達賴喇嘛之教,叨澤布尊丹巴之名,普渡爲心,開揚佛法,止列辟之爭,救生民之苦。札薩克圖汗之子孫尙存,前已陸續給還餘者正在察核。今蒙聖慈,念喀爾喀七旗不睦,遣使於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亦遣噶爾賈西勒圖爲使赴盟,諭臣亦至盟壇,共議大事,臣當遵旨同赴盟所,竭誠公議,以仰副聖懷。」(註六)隨於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兩翼俱至澤布尊丹巴與噶爾賈西勒圖前盟誓和解(註七)。先是兩翼盟誓時,準噶爾噶爾丹亦使其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護駕土謝圖汗察璋多爾濟,土謝圖汗怒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詞報復。二十七年夏率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襲土謝圖汗帳,土謝圖汗父子拒戰,大敗,

東走,噶爾丹又襲車臣,札薩克爾汗並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帳,進佔額爾德尼昭,哲布丹巴召集喀爾喀三部人衆商議,投俄羅斯與投中國孰利,有主張投俄者,哲布尊丹巴以俄羅斯宗教不同,種族亦異,不如投中國之便,遂決意投清。(註八)哲布尊丹巴攜土謝圖汗妻子及喇嘛班第等南遁至阿魯額勒蘇丹,喀爾喀全部各棄其虛假器物馬駝牛羊南竄,七月壬申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清廷告急,奏曰:「去年噶爾丹率兵三萬餘,分道而來,誘我札薩克圖汗等叛去,我土謝圖汗領兵追而執之以歸。後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札卜等領兵來掠右翼班第等,去吉卜圖克爾巴爾丹等人畜而去,土謝圖汗追殺多爾濟札卜,收回人口。噶爾丹又領兵三路而來,土謝圖汗及西海崖下藏袞布領兵前至噶爾丹所駐之地,遇達賴喇嘛使者所遣人,宣示皇上諭和之旨,遂退駐楚克爾斯諾爾地方,今噶爾丹自杭愛山復掠取左右翼台吉,至忒木爾地方,土謝圖之子噶爾旦台吉與戰大敗,僅以身免,又聞丹津温卜等率兵來取厄爾德尼招之地,其地距我僅二日程,仰祈速賜救援。」隨哲布尊丹巴率衆至近邊駐紮(註九),聖祖命尙書阿爾尼等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口之倉儲,並賜茶布十餘萬疋之,且假科爾沁草地使遊牧。噶爾丹以追索哲布尊丹巴及土謝圖汗爲名,闖入清地,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尙書阿爾尼率蒙古兵禦戰於烏爾合河地方失利,噶爾丹益深入烏珠穆秦境,七月聖祖親征,八月初一日遣遠大將軍裕祿親王福全大敗噶爾丹兵於烏爾布通(今赤峯縣境),噶爾丹遁逃(註十),哲布尊丹巴

及喀爾喀各部均獲救。三十年五月初日，聖祖於多倫諾爾巡逸會盟大閱，備立喀爾喀七旗，陳鹵簿，設儀衛，御帳殿受朝，哲布尊丹巴與土謝圖汗等坐於第一列，丁亥聖祖命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進行觀朝見，哲布尊丹巴跪奏曰：「仁德高踐，養育羣生，宏施利益者謂之佛，臣等蒙聖主大沛宏恩，特加拯救，是即臣等得遇活佛也。惟祝皇上萬壽無疆。」聖祖賜茶，並備封喀爾喀汗爵有差（註十二），分三十旗爲左右中三路，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列，自此喀爾喀爲中國藩屬。三十二年遂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大喇嘛，於喀爾喀地方立廟庫倫，廣演黃教（註十三）。

自康熙三十年至四十年間，聖祖幾於每歲必招哲布尊丹巴入京說法，五十九年十二月，聖祖派兵入藏，護送第六世達賴喇嘛（實爲第七世——詳丁實存撰歷代達賴喇嘛列傳）噶布桑嘉穆錯入藏，令哲布尊丹巴亦遣使會送（註十三）。六十年，因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請，議准給土謝圖汗印信，並令其管理與俄羅斯交界事務（註十四）。六十一年清軍攻鄂策妄阿拉布坦之兵至烏魯木齊，因伊犁遠，未深入，哲佛代爲請罪，清廷遣使宣諭之。十一月聖祖崩，世宗繼立，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年）正月，哲布尊丹巴來朝致祭，甲午間寂於京師黃寺，享年九十歲。世宗不從理藩院之諫阻，親臨西佛榻前供香茶，獻哈達，恭謹致祭。先是理藩院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原係佛教教內之第一人，數世行善，垂九十年。當噶爾丹叛亂時，身率七旗之喀爾喀來歸，最爲有功。伊係喀爾喀汗之子，土謝圖汗之弟，遭逢聖朝，疊蒙殊遇，前年聖祖仁皇帝

面諭曰：「癸卯年朕壽七十，爾壽九十大慶之年，爾必前來，斷勿食言。」謁見梓宮，志願已遂，泊然示寂，請照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例，給賜名號印册，以示優異。」世宗教授爲「啓法哲布尊丹巴喇嘛」，給予金印（註十五）。既而喀爾喀土謝圖汗等以停止往拜呼圖克圖奏請，世宗諭：「呼圖克圖極蒙皇考聖祖軫念，禮遇加隆，皇考聖祖升遐係甲午日，今胡土克圖爾寂亦係甲午日，佛果聖因，證明不昧，胡土克圖非尋常僧人比，朕躬親往懸帕供茶，以盡朕心，將此旨傳與喀爾喀汗王，額駙及胡土克圖徒屬人等知之。」隨理藩院以移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靈座，請派大臣官員護送前往，正月丙申，世宗特命敦郡王允祿世子弘晟，齎賜印册奠儀，又命散秩大臣尙崇原等護送呼圖克圖靈座前往喀爾喀，所過蒙古地方，勿得任意需索（註十六）。

【註一】 國朝書獻類微初編——以後簡稱「書料」卷首之五十八、一頁。
【註二】 東華錄——以後簡稱「東錄」卷九頁載如此：「聖人」則作生於一六三五年，爲開崇禎八年，「遺史」作生於一六三六年，開崇禎九年，清太宗崇禎元年。按以後聖祖云癸卯年壽九十之記載，則應生於崇禎七年，故從東華錄。蒙古人計年自投胎時計算，故與普通年數恆有二歲之差別也。
【註三】 總史四十一頁。
【註四】 東華錄類傳卷八，五頁。
【註五】 總史四一三四六頁，原入四〇七三四二二頁。
【註六】 東錄，原卷三七，九頁。
【註七】 東錄，原卷三八，四頁。
【註八】 松筠撰原編。

〔註九〕東錄康熙卷四二，一頁。

〔註十〕東錄康熙卷四六，三頁。

〔註十一〕東錄康熙卷四五至四七。

〔註十二〕大遼會典事例，以後簡稱「事例」卷九七四。

〔註十三〕東錄康熙卷一〇五，二頁。

〔註十四〕通史五十七頁。

〔註十五〕事例卷九七四。

〔註十六〕東錄雍正卷二，九頁。

第十七世哲布尊丹巴羅布桑丹彬多密傳略

第十七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爲第二世)名羅布桑

丹彬多密，爲土謝圖汗額駙敦多布多爾濟之子，於清世宗雍正二年甲

辰(公元一七二四年)轉生於喀爾喀，時當第七世達賴喇嘛噶布桑

嘉木錯十五歲，第五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益西六十三歲，第十五世章

嘉呼圖克圖業布丹畢潤梅十一歲(註一)。先是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春

秋漸高，其姪敦多布多爾濟額駙密叩其來世降世所在，曰當在土謝圖

汗部落申年或酉年所生之女腹中。敦多布多爾濟時尙和碩公主，遂奏

明原委。乞假馳歸喀爾喀，尋覓申年或酉年所生之女，果於和托輝特部

中覓得達錫之女名甘達納者，生於申年，十九歲，遂納爲妾，入侍之夕，夢

溫都爾活佛入室，投其懷中，暮年生一子，卽羅布桑丹彬多密也(註二)。

羣奉爲呼畢勒罕，並遣使清廷請封焉(註三)。本年因西北軍興，世宗令

喀爾喀派兵二千駐紮阿爾泰防守，特簡丹津多爾濟及額駙策凌爲左

副將軍，分別管理，外蒙之有左副將軍自此始。三年策凌額駙加封郡王，

奉旨襲用其先祖圖蒙首所得舊音譯名號，另自獨立一部，不屬土謝

圖汗部，自此外蒙始有四部(註四)。五年十一月庚午理藩院遵旨護舊澤

卜道丹巴胡土克圖之呼畢勒罕，請加封澤卜尊丹巴喇嘛，遣官齎捧敕

印，送至喀爾喀庫倫地方，得旨：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與班禪額爾德尼，

達賴喇嘛之後身出處甚確，應封於庫倫地方，以掌釋教。朕爲普天維持

宣揚教化之宗主，而釋教又無分於內外東西，隨處皆可闡揚，昔達賴

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在西域，時其居青海之厄魯特額實汗等，實與

之鄰近，相與護持，故其教盛行於西藏，自此各部落俱爲檀越，踵而行之

有年矣。蓋宣揚釋教得有名大喇嘛出世，卽可宣揚，豈可在西域一方耶？

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其鍾靈原有根源，乃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

相等之大喇嘛也。故衆喀爾喀俱尊敬供奉之，且伊所居庫倫地方弟子

甚衆，著動用銀子十萬兩，修建大刹，封伊後身，俾令住持齊集衆喇嘛，亦

如西域講習經典，宣揚釋教。……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既同爲檀

越，朕如此推廣教法，建造寺宇，一如西域，令喇嘛居住講習經典，於伊等

蒙古之誦經行善，亦甚便易。蓋禮佛行善，無分遠近，宣揚佛教之處愈多，

則佛法可以日廣，卽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章嘉胡土克圖，皆前世達賴

喇嘛之弟子，伊等豈肯忘其宗派耶(註五)。

六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五歲，受戒於蒙古棟科爾之呼圖克圖

那旺羅卜藏，名之曰羅卜藏丹巴凍米(卽羅布桑丹彬多密)(註六)。

七年喀爾喀人衆請求哲佛在庫倫升活佛法座，九年九月丹津多爾濟

與額駙策凌敗準噶爾車林敦都布於鄂登楚勒河，策凌晉封和碩親王

(註七)。本年世宗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年幼，達什吹木

丕勒托音又甚年老，今當準噶爾賊人騷擾之際，令在庫倫居住，甚不妥

協，庫倫地方廟宇，尙未完工，多倫諾爾所修廟宇，業已告竣，應俟明年春

草萌時，將呼畢勒罕同達什吹木丕勒托音等，移居多倫諾爾廟內居住，

俟軍務平定，再回庫倫。(註八)。十年準噶爾兵由北路侵喀爾喀，哲布尊

丹巴移駐多倫諾爾，額駙策凌近擊於額爾德尼昭，準兵北遁。十一年始

給喀爾喀各王公俸銀。十三年修築烏里雅蘇台木城。高宗乾隆元年哲

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入京覲見，並賀登極，高宗優禮有加，並其住宅園牆，

特許鑿以黃色，使用黃牆行宮。前撥款十萬所建之新廟本年告成，賜名

慶甯寺，並賜御碑，翌年在寺樹立焉。(註九)。碑文曰：「朕維天佑我清，統

馭萬衆，凡茲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翕然向化。太祖太宗之時，西方達

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修德相戒，以輸歸化之誠，贊明順治世祖，仁德

沛於都下，達賴喇嘛至不遠數千里而來朝，包芽入貢，至今不絕。後聖祖

仁慈康熙，自將大軍，鎮撫北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率七旗之兵，晉詣

行在，授以特殊大喇嘛之位，任爲黃教管理。康熙治世六十年冬來朝，

其翌年死於燕京，朕父世宗謹直雍正，特派官吏使監視保護之，歸遺骸

於其民，優遇有加。雍正治世之五年，詔發國庫金十萬兩，於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之寺址，建一大寺，集僧說教，並托誦經於此，凡循西方達賴喇

嘛及班禪額爾德尼所採用之式，使布置之。乾隆治世之第一年，寺既成，

朕命名爲慶甯寺，賜敕額，稱其有如岡噶川沙數世界之德基，朕又允督

工官吏之請，使建石柱，銘刻工事之顛末。朕以爲天生庶民，有永遠不能

相離之天賦良性，此良性者，不分貧富，不依外貌而立區別，且不設區分

於國土者，從其性之所趨而行，易爲治，是聖王所以爲治之基也。黃教普

及於北方部落，無貴賤之別，皆歸依之，無一人不以赤誠恭敬信仰之者。

其教之要，以矯罪惡循善德爲基，今若欲使蒙古之部落學聖修法，以信

心入佛之真道，則遂其志，以互相獎勵於善德，至易也。要惟各人以同情

相交進德而已。凡居於國境及長城以外朕之諸子，競修厥德以爲行己

之基，以安寧天下，並使內外人民，共沐仁恩，爲最大首要。誰謂是非萬世

之常經耶？朕祖若宗，廣布仁恩，德沛中外，使各國咸得安寧，以是億萬之

民，全家幸福，人口繁殖，品物豐廣，無所不足，此寺之住持者，須勸諭指導

庶民，以良性說之，獎勵之，同心協力，研智修德，使各人並其眷族，共之於

平和安寧，同樂神聖幸福，方副朕父普垂恩惠於部落之鴻慮焉。(註十)。

三年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前身乃衆喀爾喀汗王等以師禮供

養有名之大喇嘛也，皇祖皇考皆特恩軫恤，皇考命錫姆印封爲際法哲

布尊丹巴喇嘛，今看此呼畢勒罕，賦性聰明，舉止端重，儀表甚好。曾蒙皇

考睿覽，降旨云此實係哲布尊丹巴喇嘛之後身，今呼圖克圖既奏請來

京，其頒給冊印敕封之處，著理藩院察例議奏，遵旨議定，將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之後身，仍照前身錫號封，前賜啓法哲布尊丹巴喇嘛之印，照

常存留外，別製新冊頒給(註十二)。四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庫倫設立經棚，以備各喇嘛研究經典，並延聘敏珠爾為主。六年五月十二日，高宗詔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錫，飭親王策凌隨時保護，如有匪警，擄奉南避；又派御前侍衛二名，隨同保護哲佛。(註十三)七年至九年，

哲佛巡視喀爾喀各部，提倡黃教，修建寺廟。十三年哲佛在慶寧寺建塑大佛像，並集喇嘛千餘為清帝祈禱(註十三)。十五年各喇嘛將自建之汗山滿珠錫里廟獻於哲布尊丹巴。賽音諾彥汗策凌，奉旨賜祭立廟，世子成衮札布親親王(註十四)。十八年(公元一七五三年)哲佛建茲阿尼特檀林於庫倫寺領，以陳阿耳曼齊齊立為住職(註十五)。二十

年準噶爾部阿穆爾撤納中途叛變，親王額林沁多爾濟以防範不力，賜令自盡(註十六)。二十一年清兵征準噶爾時，喀爾喀有青衿雜下之變亂，一時軍台皆廢，哲布尊丹巴先集各部落王公宣諭利害毋為所煽，隨請

袞雜下被擒，詔加封為隆教安衮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給予印信(註十七)。是年哲布尊丹巴慮喇嘛事業之衰廢，建經曲學校於庫倫，奉滿珠錫里喇達為師傅，講習佛教(註十八)。並前赴西藏，由札薩克圖汗部輔國

公敏不多爾濟護送之(註十九)。先是和托輝青衿雜下之被擒也，哲布尊丹巴以青衿雜下悔罪乞宥具奏，高宗不許，卒於二十二年正法(註二十)。

二十二年丁丑(公元一七五七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罹病(痘症)圓寂，享年三十二歲。第七世達賴喇嘛布桑嘉木錯亦圓寂，二十

五年庫倫喇嘛在庫倫設立醫學校，謂為繼第二世哲布尊丹巴之遺志

也(註三十二)。外蒙以哲布尊丹巴有掌握政教之權威，每屆轉生之時，各部時生糾紛，甚至前世哲布尊丹巴圓寂，適當土謝圖汗之福晉有妊，衆均指為呼畢勒罕，後來竟生一女，大損蒙古之敬信。清廷鑒於此種流弊，至此第三世哲佛圓寂後，復密令西藏達賴喇嘛建議以後哲布尊丹巴活佛仍在西藏轉生，轉世之後，再由外蒙迎回受成登座，冊封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從此第十八世伊什丹尼瑪，十九世羅桑圖巴旺楚克，第二十世羅布桑德勒都木濟克普特，及第二十一世，二十二世哲布尊阿旺吹濟旺葉車拉嘉木確德及二十三世博克多均轉生於西藏，但外蒙俗，對清廷此項建議頗為失望也。

(註一) 見通史五十八頁，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七四，則作雍正五年轉世說。

(註二) 通史五十八頁。

(註三) 寧海卷九七四。

(註四) 通史卷五十八頁。

(註五) 東錄雍正卷十二，二五頁。

(註六) 蒙人四三三頁。

(註七) 通史六十頁。

(註八) 事例九七四。

(註九) 通史六十二頁。

(註十) 蒙人第三十頁，按云額爾德尼額爾琿之呼古譯有此譯文，上句其釋文，但文句中國欠雅馴，因別無可考，姑具如此。

(註十一) 香緞卷首之五十八頁。

(註十二) 事例卷九百九十一。

(註十三) 通史六十二至六十四頁。

〔註十四〕遼史六十四頁。

〔註十五〕蒙人一〇九頁。

〔註十六〕遼史六十五頁。

〔註十七〕事例卷九七四。

〔註十八〕遼史六十六頁。

〔註十九〕考綱卷首之七十六、九頁。

〔註二十〕考綱卷首之七十九、九頁。

〔註二十一〕蒙人四四三頁。

第十八世哲布尊丹巴伊什丹巴尼瑪傳略

第十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爲第三世）名伊什丹

巴尼瑪，於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七五八年）轉生於西藏裏塘地方〔註二〕。第八世達賴喇嘛羅布藏降白嘉穆錯亦於本年轉世，

時當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般丹益西二十一歲，第十五世章嘉呼圖克

圖業希丹畢潤梅四十一歲，父名丹津袞布，母名芬布，本年三月初七日，

高宗以爲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圓寂，所有宗教事務，雖有商卓特巴遜都

多爾濟照料，然所屬之徒衆甚多，著派喀爾喀左副將軍桑齋多爾濟管

理〔註三〕。二十五年（公元一七六〇年），庫倫喇嘛在庫倫設立醫學

校〔註三〕。二十六年桑齋多爾濟奏稱庫倫事務紛繁，非一人所能兼顧，

請加派大臣一員幫同辦事，高宗派富德前往，爲庫倫設立滿州大臣之

始。二十八年桑齋多爾濟奏請哲布尊丹巴來蒙後移駐多倫諾爾，又請

發給哲布尊丹巴食俸，及所管徒衆亦照蒙旗例分設佐領管理，高宗均

不允行，諭哲布尊丹巴來蒙後，仍駐庫倫。本年蒙古派人入藏迎接哲布

尊丹巴返蒙，五月三十日，高宗諭哲布尊丹巴不久即登法座，但年歲尚

幼，不能管理屬民，所有沙畢徒衆，悉歸庫倫大臣管理，其哲布尊丹巴，專

管宗教事務。隨哲布尊丹巴由藏赴庫，道過熱河謁見，清帝優禮有加。又

赴多倫諾爾，命從章嘉呼圖克圖受拉畢特格蘇勒戒，錫名曰伊什丹巴

尼瑪，後喀爾喀人迎回庫倫，奉登法座〔註四〕。高宗亦賞白布圍羈，紅色

車騎，示優異焉〔註五〕。二十九年派袞布多爾濟畢里克圖爲庫倫商卓

特巴，在西庫倫分割喇嘛居住區域，周圍五里，名喇嘛圍。三十年，前高宗

爲紀念第二世哲布尊丹巴撥款建立之廣教寺落成，並樹立御製碑文。

本年親王成袞札布進呈清廷蒙古源流一書，以備御覽，三十二年庫倫

牙拉尼會成立，設達喇嘛缺駐守。三十五年派丹木楚拉巴利爲商卓特

巴。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年）哲布尊丹巴圓寂，享年十六歲〔註六〕。

〔註一〕遼史六十九頁。

〔註二〕遼史六十九頁。

〔註三〕蒙人四四二頁。

〔註四〕遼史七十三頁。

〔註五〕續藏傳卷三〇，四六頁。

〔註六〕遼史七十五頁。

略

第十九世哲布尊丹巴羅布桑圖巴坦旺楚克傳

第十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爲第四世）名羅布桑

圖巴坦旺楚克，於清高宗乾隆四十年乙未（公元一七七五年）轉生於西藏，時當第八世達賴喇嘛羅布藏降白嘉穆錯十八歲，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般丹益西三十八歲，第十五世章嘉呼圖克圖業希丹畢潤梅五十九歲。其父名索諾木達錫，母名延吉塔木。索諾木達錫為達賴喇嘛之伯父，故哲布尊丹巴與第八世達賴喇嘛乃從兄弟也。生六歲，當乾隆四十五年，從第八世達賴喇嘛受格尼勒戒，錫以羅布桑阿巴坦旺楚克之名（註一）。本年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前赴北京覲見清帝，高宗禮待降厚，十月初二日班禪在京圓寂。四十六年由藏前赴多倫諾爾，復從第十五世章嘉呼圖克圖受拉巴尊格哲勒戒，奉旨賞乘黃驃車，秋間迴庫倫，奉登法座（註二）。高宗錫封其父索諾達錫以公府（註三）。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登被尼瑪轉世，翌年重修釋迦大像，並設諾木齊綽爾濟等官職，分掌教職（註四）。五十一年第十五世章嘉呼圖克圖圓寂。高宗諭土謝圖汗與車臣汗兩部距烏里雅蘇台近，距庫倫遠，以後兩部訓練軍隊，歸庫倫大臣節制，札薩克圖汗、賽音諾顏汗仍歸烏里雅蘇台將軍節制（註五）。哲布尊丹巴年長，益為嚴格，不妄喇嘛之懶惰安逸，使之修學，意者罰之。至五十五年，除醫學與其他喇嘛之學會外，新設星學會管理天象時憲事宜（註六）。五十六年欲謁清帝，前赴熱河。滿珠錫里呼圖克圖所立之廟，奉旨賜名祝福寺。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庫倫大臣蘊敦多爾濟奏稱哲布尊丹巴擬於本年八月前來熱河覲見，高宗允之，並著遜都布多爾濟護送前來，途中使用黃幕與否，聽其自便。四月高

宗據巴爾桑奏稱，諭途中仍用黃幕，並以哲布尊丹巴經學湛深，費用黃幃車，令理藩院大臣即往中途迎接以示尊崇黃教之意。六十一年，高宗禪位，仁宗嘉慶繼立，改元嘉慶（註七）。二年赴慶寧寺，命喇嘛抄校經卷，以供研究（註八）。四年高宗崩，嘉慶親政，哲布尊丹巴鑄銅像萬尊告成，並在大小佛寺摩經。五年復鑄十八羅漢像告成，與西藏請來之瑪哈嘎拉佛像同時在庫倫開光。七年再赴熱河，建八塔焉。翌年前赴西藏，經過額爾德尼昭，四部落人呈遞丹書克，頗有獻納（註九）。九年哲布尊丹巴在拉薩從達賴喇嘛受格隆戒，冬季返庫，攜回釋迦佛像及甘珠經。本年第八世達賴喇嘛羅布藏降白嘉木錯圓寂，十年第九世達賴喇嘛阿旺隆妥嘉穆錯繼桑布轉世。十三年移沙特都畢里克廟於齊巴圖地，秋赴慶寧寺，喀爾喀四盟再呈丹書克。十四年赴熱河謁仁宗就商管理達於五萬倍乘事項，結果仁宗於十六年諭以乾德木尼推因喇嘛根布札布為額爾德尼商卓特巴，加封與教名號，辦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屬喇嘛事務。十七年哲佛參詣諸寺隨赴北京，是年冬有病，尋愈。十八年癸酉（一八一三年）哲布尊丹巴由北京往五台山，在道病卒，享年三十九歲，仁宗命札薩克圖汗及昭札薩喇嘛馳驛前往迎接舍利，歸於庫倫慶留寺焉。

〔註一〕 此從逸史七十八頁，「蒙人」四四六頁則作四歲，乾隆四十三年受戒。
 〔註二〕 逸史七十九頁。〔註三〕 蒙人四四六頁。〔註四〕 逸史七十九頁。
 〔註五〕 逸史八十頁。〔註六〕 蒙人四四六頁。〔註七〕 逸史八十一、八十二頁。
 〔註八〕 蒙人四四七頁，逸史八十三頁。〔註九〕 逸史八十三頁。

歷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略(下)

丁實存

第二十世哲布尊丹巴羅布桑楚勒都木濟克墨特傳略

第二十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爲第五世)名羅布桑楚勒都木濟克墨特，於清仁宗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元一八一五年)轉世於西藏富室袁布敦都布之家，時當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登祿尼瑪三十四歲，及第十六世章嘉呼圖克圖業希丹畢堅贊之時。本年第九世達賴喇嘛阿旺隆安嘉穆錯擺桑布圓寂，翌年第十世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降白丹增楚稱嘉穆錯擺桑布轉世。二十四年哲佛年五歲，在西藏蘭順吹楞地方從班禪額爾德尼受哈寧拉巴金戒，翌年一月九日，由藏啓程直赴庫倫(註一)仁宗賜用黃色圍褂，與黃色車轎(註二)。九月十三日，略爾喀人乘迎登法座，並遞丹書克。道光元年，宣宗即位，七月十五日從新頒賜哲布尊丹巴金冊金印，十一月哲布恭受封冊，特進九白之貢。二年，哲布年七歲，在庫倫大廟親念丹蘇克經，宣宗諭伊勒克慎諾們罕額林沁多爾濟著掌諾門罕印，並管理經棚經會事務。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宣宗諭據庫倫辦事大臣蘆敦多爾濟等奏稱哲布尊丹巴呼

圖克圖懇請明年前來熱河覲見等情，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誠心覲見，朕極欣慰，但年歲尚幼，正宜學習經卷，明年著毋庸來京，一俟應來之時，再行降旨，令其入覲，賞給黃哈達一方，著轉令祇領，並將朕諭轉令遵照(註三)。六年(一八二七年)庫倫辦事大臣奏稱明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十三歲受戒之期，應請旨准其前往西藏從達賴喇嘛受戒，宣宗允之(註四)。八年十二月哲布尊丹巴胞兄成丹瑚楚克回藏，宣宗以其由藏隨護哲佛九年，殊堪嘉尚，加恩賞給五品頂戴(註五)。十三年又賞給哲佛教師傅喇嘛釋布桑扎木延以諾門罕名號，伊什格勒克以綽爾濟名號(註六)。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六月十一日哲佛由庫倫赴西藏，從班禪額爾德尼受克倫之戒，翌年歸庫倫(註七)，以所住廟宇年久，地上潮溼，多生疾病，請另移靜地，以濟徒衆，由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轉奏，宣宗允准，著即令其移於圖拉河迤北地方居住(註八)。於是築宮殿於甘丹，喇嘛之欲接近哲佛者請編入經曲學校者多，故經曲學校，極一時之盛(註九)。十九年清廷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圓寂，其印信派人護理，俟轉世坐牀之日奏聞移授換賞金冊(註十)。哲布以

仲冬下旬赴北京覲見宣宗，翌年返庫倫，欲赴西藏，請准未行，於二十二年壬寅（公元一八四二年）圓寂，享年二十八歲，葬於庫倫之甘丹（註一）。

（註一）《海史》八十五頁。（註二）《續修藏書》卷三十三頁。（註三）《海史》八十七頁。

（註四）《海史》八十八頁，蒙入四四九頁作一八三四年說，因下五十三歲，應在六年知

一八三四年，即在十四年，彼時已二十歲也。（註五）《海史》九十頁。（註六）《事例》卷九

七四。（註七）《蒙人》四五〇頁。（註八）《事例》卷九一。（註九）《蒙人》四五〇頁。

（註十）《事例》卷九七四。（註十一）《蒙人》一一〇頁。

第二十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傳略

第二十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為第六世）名失傳，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元一八四二年）轉世於西藏，為牧驢者之子，喀爾喀人謂為最不幸之呼畢勒罕也。時當第十世達賴喇嘛阿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嘉穆錯五歲，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登被尼瑪六十一歲，及第十六世章嘉呼圖克圖業希丹畢堅贊之時。二十六年，第十六世章嘉圓寂。喀爾喀派遣使節迎接第二十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前往西藏，途中遭遇災難，故請於清廷自藏返庫，取道四川省而行。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宣宗以四川省人民將不勝其擾斥之，於是仍由原道而往庫倫，途經二次之擾劫，損失駝馬無數。此行赴藏迎接者約五千人，所費約四十萬元，但此輩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抵庫倫僅五十九日，罹痘示寂，享年不滿六歲（註二），葬於庫倫之丹巴多爾濟（註三）。

（註一）《蒙人》四五二頁。（註二）《蒙人》一一〇頁。

第二十二世哲布尊丹巴哲布尊阿旺歐濟旺渠車拉嘉木磋德傳略

第二十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為第七世）為西藏番密瑪爾之子，名烏金策仁，於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一八五〇年）轉世，時常第十一世達賴喇嘛阿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嘉穆錯十三歲，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登被尼瑪六十九歲，第十七世章嘉呼圖克圖業希丹畢尼瑪一歲。同年十二月初九日由駐藏大臣穆勝額等會同第十一世達賴喇嘛與呼徵阿齊圖諾門罕及伊徒達喇嘛等帶領衆喇嘛摩經，由金瓶掣出，當即由達賴根據經理，定名為「哲布尊阿旺歐濟旺渠車拉嘉木錯德」。文宗據駐藏大臣穆勝額等奏，咸豐元年二月庚申，諭朕心殊深忻悅，著加恩給該呼畢勒罕黃手帕一方，佛一尊，大緞四卷，並交庫倫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轉行曉諭喀爾喀四愛曼之汗王及伊徒喇嘛等知悉，所有應行辦理迎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事宜，著交德勒克多爾濟等先行敬謹妥為辦理（註二）。八月辛巳，德勒克多爾濟奏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尚在幼年（二歲），西藏距庫倫路途遙遠，一切難於照料，俟至六歲時，再行奏請派人護送至庫倫坐牀（註三）。九月丙子，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商卓特巴那木濟勒多爾濟來京瞻覲（註三）。十一月呼畢勒罕與庫倫堪布諾門罕等開賊匪滋擾，率領喇嘛捐銀一萬兩，以裕軍

需，甲卯，文宗諭毋庸收納，並賞給黃哈達一方（註四）。三年四月呼畢勒罕及庫倫塔布諾門罕伊拉固克率領喇嘛等，聞南方賊匪遊擾，捐馬一千匹，甲午，文宗諭毋庸收納，仍賞黃白哈達各一方（註五）。後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館四十餘年來轉生五六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均未長生，旋即涅槃，該諾門罕等詢問班禪額爾德尼，據云若由寓館移回原寓吉祥，覆商之四部落盟長，意皆願從，且衆蒙古民人亦皆欣服，五月戊申，文宗諭著照所議，即將寓館移回原寓處居住，諒呼圖克圖呼畢勒罕移居此處，必定吉祥，壽命延長，諸凡順適。惟原立寓館處商民築室雜處，將來恐致滋事，著德勒克多爾濟等派委幹員，妥爲管理，務令取具彼此切實保結，以期日久相安，毋致別滋爭鬪（註六）。十二月壬午，德勒克多爾濟奏准迎接哲布尊丹巴呼畢勒罕，沿途即用黃布圍牆，黃色車轎，哲布尊丹巴所用黃緞藍旗，亦著照常應用（註七）。本年第七世班禪額爾德尼圓寂。四年九月呼畢勒罕向依達賴喇嘛受戒，惟達賴喇嘛既未及歲，且又未受格隆大戒，即從呼微阿奇圖呼圖克圖阿旺依什楚琛佳木參受戒，傳習經咒（註八）。十二月庫倫辦事大臣侍順奏迎接呼畢勒罕前赴庫倫，路過青海，兩盟官兵，均未出迎，及抵柴達木，亦無玉樹官兵護送，僅有青海所屬之札薩克朗觀車林札勒帶兵五十名照料，丁巳，文宗著陝甘總督易棠、西甯辦事大臣查照成案，帶兵直抵西甯交界之通天河駐候迎接，以備護送，其青海兩盟及玉樹等處官兵，著毋庸揀派（註九）。五年呼畢勒罕抵庫倫坐牀，清廷頒授金印，香

布尊丹巴感恩。捐銀四千兩。聚喇嘛班第等將及萬衆虔奉皇經，並進皇哈達，欲派喇嘛齋呈丹書，經德勒克多爾濟轉奏，九月乙酉，文宗諭賞哲布尊丹巴大哈達一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黃緞二匹，蟒緞二疋，並諭庫倫距京遠，毋庸特遣喇嘛來京呈進丹書。第八世班禪登報旺修旺轉世，第十一世達賴阿旺改桑丹貝卓密凱珠嘉穆錯圓寂（註十）。六年六月，哲布尊丹巴領受賜物謝恩呈進佛經哈達，並派喇嘛呈進九白之貢（註十一）。十一年其教經師傅那旺鄂特色爾，清廷賞給以諾門汗之名號（註十二）。本年第十二世達賴轉世，先是哲布抵庫倫之時，年方六歲，立志修學，十二歲銳意研求經典，品行嚴肅，自後則爲車臣汗二子所誘，稍耽於放逸，同治五年，庫倫大臣發布制裁不法喇嘛之禁令，翌年奉赴慶留寺約二三月之久以避之，以後稍改（註十三）。同治八年己巳（公元一八六九年）六月，哲布尊丹巴圓寂，享年二十歲。土謝圖汗等部落捐銀五萬兩，撥案赴藏熬茶，穆宗諭准照辦（註十四）。葬於庫倫之甘丹地方（註十五）。

〔註一〕續修成豐卷七，三五頁。〔註二〕續修成豐卷七，三五頁。〔註三〕續修成豐卷七，三五頁。〔註四〕續修成豐卷七，三五頁。〔註五〕續修成豐卷二十一，五十五頁。〔註六〕續修成豐卷二十三，三三頁。〔註七〕續修成豐卷三〇，四六頁。〔註八〕續修成豐卷九百九十二。〔註九〕續修成豐卷四〇，四一頁。〔註十〕續修成豐卷三〇，十頁。〔註十一〕續修成豐卷三五，五六頁。〔註十二〕續修成豐卷六一，四頁。〔註十三〕續修成豐卷九七，四。〔註十四〕續修成豐卷七，三十七頁。〔註十五〕續修成豐卷八二，一〇頁。

第二十三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傳略

第二十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蒙古爲第八世)名博克多,於清穆宗同治九年庚午(公元一八七〇年)轉生於拉薩,時當第十二世達賴喇嘛丹貝甲木參稱嘉木錯十五歲,第八世班禪登被旺修十六歲,第十七世章嘉呼圖克圖業希丹畢尼瑪二十一歲,其父任達賴喇嘛會計之職,頗稱富有。年五歲,當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喀爾喀人迎之至庫倫,其父母與之偕來,及哲佛登法座,清廷賜其父以頂戴,爾後十年間,均在父母監護之下(註一)。哲母曾請俄國領事館送致各種活動玩具,模型,圖書及珍奇物品,就中國畫雜誌等,最投哲佛之意,對其圖有較好之印象,爲以後親俄之基本。德宗光緒元年,十二世達賴喇嘛與第十七世章嘉呼圖克圖均圓寂,翌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阿旺羅布藏塔布克嘉穆錯轉世,四年庫倫辦事大臣英奎廢止謂見哲布尊丹巴禱頭之禮,僅交換哈達,並令哲布尊丹巴起立迎接之,哲布尊丹巴始不滿意此種改革,希望清廷撤換該大臣,惟當時正勵精變法圖強,破除宗教之迷信,不允所請(註二)。八年第八世班禪圓寂,哲布父死與母別居(註三)。九年第九世班禪羅布桑圖丹曲尼瑪轉世,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哲母又死,赴額爾德尼昭,德宗舉行婚禮,遣使慶賀,夏間蒙古又舉行祀典參加,不能他往。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詣慶寧寺,因得清廷之允許,頗受喀爾喀人之歡迎,翌年再往,則未報清廷者也,十七年第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桑結札布轉世於西甯拉里塘。(註

四)(註五)。二十一年九月哲布尊丹巴報效戰馬一千二百匹,清廷照數驗收(註六)。二十二年庫倫掌印大臣桂斌等奏:「……惟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往返體制,未能認真,數月以來,迄無定議,彼此相見之際,多俟參商,而公事之間,備極融洽,若此因循日久,究非所宜。檢查理藩院則例,僅有西藏通志一條,內載駐藏大臣總辦圖藏事務,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行等語。至庫倫大臣品秩是否與駐藏大臣相埒,哲布尊丹巴較之達賴,班禪,分位是否相同,應否一律並行,抑或別有專例,應請旨飭下理藩院查明咨覆,以便格遵。」清廷下所司知之(註七)。自中日戰爭以後,光緒二十三年,山西巡撫胡聘之首倡蒙地放墾,爲殖邊必要之圖。二十七年張之洞劉坤一等復聯名上變法自強之奏,略以蒙民生計,本以遊牧爲生,但最近數十年來,蒙古益形貧弱,對於強鄰東侵,實無防禦之能力,不可不乘此時講求變通之策,於是清廷亟謀於蒙地開墾,建設縣治,蒙人漸感不安。三十年六月,英印兵入拉薩,第十三世達賴遁走西寧,隨轉庫倫,哲布尊丹巴陽奉而陰忌之。三十一年哲布尊丹巴爲三十七歲,遇本命年,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祈禱(註八)。三十四年達賴入京覲見,當時慈禧特以巨禮,達賴滿懷不平,憤慨離京而返西藏,又與當時駐藏大臣聯豫不睦,並不滿意於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之建設西藏,於宣統二年正月以鍾穎率川軍入拉薩之誤會,出走印度之大吉嶺,托庇英人,清廷革去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之位號,並命駐藏大臣查拿,哲布尊丹巴益爲震驚疑懼。先是光緒三十二年政務大臣左紹佐

岑春煊等具奏清廷，請將熱河、察哈爾、烏里雅蘇台、庫倫、科布多、阿爾泰、西藏諸地，悉照內地，改設行省，將駐沿邊各地之將軍大臣，改稱巡撫，加授陸軍侍郎銜，以期嚴密防守邊疆；至於實行之準備，則在急宜增設沿邊府縣。清廷改理藩院爲理藩部，增設調查編纂兩局，着手調查蒙古狀況，調查之綱領，分牧政、墾務、礦產、林業、漁業、學校等十四門。加以俄人力相勾結，密授哲布尊丹巴新式快槍，屯於哲布尊丹巴所居河灘寺內。至三十四年十月，車臣汗盟桑貝子旗報告黔匪陶什陶率衆搶掠該旗華商銀錢貨物，請即派隊剿辦。庫倫辦事大臣延祉，以防營舊槍，不適射擊，因向哲布尊丹巴商借快槍五十枝，哲布尊丹巴接詞拒絕，延祉使人告之曰：「廟內應否屯積快槍，須俟奏明，方爲妥當。」哲布尊丹巴忱於入奏之說，當允借槍二十枝，延祉乃於四月十三日派隊往剿之，略有斬傷，陶衆逃入俄境，哲布尊丹巴與延祉，自此嫌怨日深。十一月壬辰，哲布尊丹巴奏獻九白之貢（註九）。宣統元年，清理藩部與各部及各將軍大臣督撫等協議前項調查蒙古綱領，釐訂施行方法，決計逐漸實行，綜其大體方針，即以蒙地之財力，辦理蒙地之庶政而已。二年廢止從前開墾蒙地各項禁令，並將不准蒙漢通婚之禁同時解除，其有漢人攜家往蒙地者，更獎勵之，而蒙人改用漢名，聘漢人爲書吏，學習漢文漢語，以漢文繕寫訴訟，及其他公文書之各項禁令，亦先後一律廢止。且獎勵蒙人自設學校，本年並於理藩部內專設藩部憲政籌備處，合併調查編纂兩局，以期行政統一，更設藩政研究所，設咨議多名，安插從事熱心研究藩政之人。

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於宣統二年二月到任未久，中央各機關督促舉辦新政之文電，急於星火，尤以內閣與軍諮府爲最，於是設兵備處、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衛生總分局、車馬捐局、憲政籌備處、交涉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實業調查局、男女小學堂，除原有之蒙滿大臣衙門、京章、衙門、印房、宣化防營、及統捐巡警郵政電報各局外，庫倫一城，新添機關二十餘處，所有各機關之開辦經費，及經常應需之柴炭器具、鎗馬匹雜用等費，悉數責令蒙旗供給，蒙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近城，各旗爲之一空。二月有崗燈喇嘛僧乘醉於庫倫德義勇木廠肆行毆打搶奪。三多親往彈壓，並遣人馳往崗燈逮捕首犯喇嘛，竟集二三千人，擲石抵抗捕役。三多當時怒極，捕縛喇嘛數人，聲稱處以嚴刑，哲布尊丹巴求見三多，請爲從輕處置。三多則以此爲國家法令，不允所請，且於被捕諸喇嘛中，罪及哲布尊丹巴近侍奉革商卓特巴兼管沙畢那爾喇嘛旗務之巴特瑪多爾濟，責令沙畢衙門擄賠德義湧被劫銀物，強割交出崗燈喇嘛正犯額林慶，哲布尊丹巴深覺難堪，遣人晉京運動，罷免三多，亦無效果。哲布尊丹巴因而益傾向俄國，欲依俄人以圖存。七月哲布尊丹巴目疾加劇，三多轉奏頒賞御藥，九月庚午，哲布尊丹巴報效鉅款，清廷賞給黃圍車（註十）。十二月軍諮府派專員唐在禮前往庫倫練兵，接充兵備處總辦，即出布告，招募蒙民編練軍隊。又以十六萬兩於庫倫東方建築兵營，蒙民習於遊牧生活，不願當兵，乃強迫入伍，隨帶僚屬書記家丁衛兵近百

人，尤多恣縱。又要求三多將所屬台站卡倫劃歸兵備處管轄，一時庫倫人心皇皇。三年六月十五日，外蒙藉會盟爲名，親王杭達多爾濟、圖什業圖、汗盟長都爾札布、二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等，召集四盟王公，密議獨立，全體贊成，署名蓋印。越數日，杭達多爾濟、車林齊密特、三音諾顏、汗等密赴俄京，請派兵救援，俄使電中國轉三多，三多令巴特瑪往見哲布尊丹巴發電阻止俄兵，召還杭達多爾濟等，並訪蒙古大臣綽楚克車林貝子、薩商補救之策，三多舌敵唇焦，哲布尊丹巴始允發電，但須將各項新政一律停辦，赴俄諸人不得治罪，三多均於七月中旬據奏照准。八月中旬，俄兵入外蒙境者八百餘名，三多派員與哲布尊丹巴婉商，哲布尊丹巴始允電俄阻止續派軍隊。九月武漢革命訊達庫倫，中蒙兩方人心洶懼，三多又據外蒙之要求，奏准撤銷兵備處，不期十月初十日，庫倫辦事大臣衙門，忽接四盟王公喇嘛公呈內開：「現開內地各省，相繼獨立，革命黨已帶兵由張家口來庫，希圖擾亂蒙疆，我喀爾喀四部蒙衆，受大清恩惠二百餘年，不忍坐視，我哲布尊丹巴已傳檄徵調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大清皇帝，請即日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以便啓行南下，可否照准，限於三小時內明白批示。」三多接閱右項呈文，知外蒙意在獨立，急訪綽楚克車林、綽楚克拒絕不見，三多甫回衙門，哲布尊丹巴已派王公喇嘛來署面稱，善佛諭：「本日王公喇嘛公呈，尙未奉批，想難遵准，刻本蒙古已定宗旨，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爲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哲布尊丹巴爲大皇帝，不日諏吉登極，惟念與貴大臣私交甚篤，不忍用

強硬手段，請明日帶領文武官員兵丁出境，如取道台站，本蒙古仍照舊供給。」同日晚七時，哲布尊丹巴又札飭三多內開：「爲照得我蒙古自康熙年間，自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爲不厚。乃近年以來，滿洲官員，對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爲保護土地宗族起見，亦應宣布獨立，以期萬全，現山四盟公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大蒙古獨立國大皇帝，不日即當御極，庫倫地方已無需用中國官員之處，自應即時全數驅逐，以杜後患，合行札飭三多，札到，該三多即便遵遵，限三日內，帶同文武官員，騎馬步軍隊，趕速出境，不准逗留，如欲故違，即以兵力壓解回國。」三多閱畢，知事無可爲，後由俄西北利亞返國。十一日俄兵帶同蒙兵來防管勒收槍彈。十九日哲布尊丹巴行登極禮，僧額爾多尼，請北廟受誓。哲布尊丹巴冠蒜髮黃冠，御補龍黃袍，泣黃幄，登寶座，文武官員，均服蟒袍，於是設立政府，中分五部，以二達喇嘛、車林齊密特爲內閣總理，三音諾顏、汗那木那蘇爲副總理，改萬壽宮爲內務部衙門，以總理車林齊密特兼內務大臣，改前清印房爲外務部衙門，以杭達多爾濟爲外務大臣，改辦事大臣衙門爲財政部，以察克都爾札布爲財政大臣，改行台爲兵部，以根蘇倫爲兵部大臣，改筆帖式衙門爲刑部，以那木薩賴爲刑部大臣，以烏泰爲刑部副大臣，以海山爲內務部司官，以陶什陶爲兵部司官，餘皆督管官有差，並改元共戴，稱大蒙古國，至是外蒙古獨立之局，形式上完全告成矣。三多行至奉天，十月戊申，清廷以事先既不能加意羈縻，臨時又張皇失措，革職查辦。又

諭寄庫倫幫辦大臣綏楚克車林：「現在朝廷實行君主立憲，原為保護內地人民，各藩屬起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暨商卓特巴等世受國恩，掌管黃教，二百餘年，為蒙衆所敬仰，實由朝廷保護黃教之力，近因各省紛擾，要求獨立，朝廷亦分別鎮撫，漸次平靜，念該呼圖克圖遠居漠北，未悉情形，或為浮言鼓動，或為時勢迫脅，不能自主於中，妄生搖動之舉，殊負國家二百年尊敬黃教之德意。著派綏楚克車林掌庫倫辦事大臣之印信，即愷切曉諭哲布尊丹巴等，使知朝廷實行改良政治，凡從前弊政，有不利於內外人民者，一概革除，以蘇民困，毋得輕舉妄動，為人所愚，致生後悔。由哲布尊丹巴將此旨宣布各部落王公喇嘛等俾衆週知。」（註十）十一月乙丑，又派庫臣汗部落盟長札薩克多羅郡王多爾濟輔拉穆、科布多辦事大臣桂芬作為查辦大臣，前往庫倫查辦。（註十二）十一月丁亥，清廷著內閣傳諭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我朝崇奉黃教，信仰保護，二百餘年矣，爾哲布尊丹巴歷輩以來，承先朝之遺訓，受蒙古之皈依，實由朝廷撫綏藩屬，令其自由信教，故得以無量資財，締善緣而供香火，是爾等喇嘛僧衆所享利益，皆國家所賜也。乃聞昌言獨立，殊堪駭異，爾哲布尊丹巴坐牀已久，精通佛理，洞達安危，諒不致以一念貪嗔輕開殺戒，或係被人愚弄，爾受其禍，人得其利，甚非爾等之福。前曾降旨宣慰，並更換庫倫章印大臣，以慰爾等，猶恐未能深悉實情，特派郡王多爾濟輔拉木、科布多參贊大臣桂芬等為查辦大臣，親往宣慰，爾哲布尊丹巴及喀爾喀四部人衆，如有疾痛困苦，當為爾拯救之，如有政治不良，當為爾

改革之，朝廷慈悲為念，寬大為懷，凡爾有衆，偶因一時好事，被迫脅從，一經痛改前非，無不曲予矜全，恩施格外，並賜爾以先朝遺物珊瑚念珠一盤，帶隸貂褂一件，白玉煙壺一箇，翠玉搬指一箇，交該大臣齎往，以表朝廷優禮黃教終始成全之意，爾其敬聽焉。（註十三）當時駐京俄使庫朋斯某密告桂芬，此時如往庫倫，必有重大危險，桂芬遂不果行。

民國成立，宣布漢、滿、蒙、回、藏平等，袁世凱任總統，元年二月，庫倫來電略云：「前因不堪清朝虐待之苦，故逐其貪官汚吏，宣布獨立，頃者接南京各處來電，知滿清皇帝業已退位，漢族業已宣布獨立，實深慶幸。惟蒙族漢化程度不一，情形不同，自以別立一國為當。現在蒙古已建立國家，定為君主政體，舉活佛為皇帝，華商在蒙古者，依舊待遇，特此電聞。」副政府以大總統名義直電哲布尊丹巴反覆諭以利害，其文曰：「外蒙同為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現在時局陷危，邊事日棘，萬無可分之理，貴喇嘛慈愛羣生，宅心公溥，用特詳述利害，以免誤會。各洲獨立之國，必其人民財賦，兵力政治，皆足自存，乃可成一國，而不為外人所吞噬。蒙古地面雖廣，人數過少，合各蒙計之，尚不如內地一小省之數，以蒙民生計窘困，財賦所入至微，外蒙壯丁，日求一飽，尚不可得，今改欲責令設官，養兵，購械諸費，不肯時則填溝壑，何所取給，若借之於人，則太阿倒持，必至喧賓奪主。又自奉黃教以來，好生惡殺，已成天性，各部箭丁，祇知騎射，刀矛尚不能備，何能槍礮，設欲攻戰，必無可恃。政治則沿貴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較各洲強國，萬無可企，更難自立。且各蒙並未盡能服從，貴喇嘛號

令所及者，僅圖庫三音三部，且聞尚未盡服，閱時稍久，人怨財賤，大衆離心，雖悔何及。試問百年以來，凡近於蒙古而不隸於中國之蒙回各部，有一自存者否？有不爲人郡縣者否？各蒙與漢境唇齒相依，猶堂奧之於庭戶，合則兩利，離則兩傷，今論全國力量，足以化外蒙之貧弱爲富強，置於安全之域，舊日批政，當此新基創始，自必力爲掃除。此外若有要求，但能取銷獨立，皆可商酌。貴喇嘛識見通達，必能審擇禍福，切勿惑於邪說，貽外蒙無窮之禍，竭誠致告，即希見復。」旋得庫倫覆電曰：「頃承電示，諱諱告戒，感愧莫名，客冬外蒙以時勢危迫，宣布獨立，共推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爲蒙古國君主，不得已俯順輿情，已允其請，佈告中外，良用歉然。此次起義，本爲保種保教保全領土起見，豈非別有希冀，亦非惑於邪說，實困於虐政耳。所謂外蒙人數過少，行弱已極，並不如兵，難期立國，均屬實情，足徵大總統策畫至遠，轉危爲安，秦鏡高懸，無微不至。至禍福利害，惟仰貴大總統曲體與否，倘荷玉成，俾資勳條內政，敦睦邦交，妥籌邊防，鞏固國基，則不惟外蒙得以保全，即中國亦無北顧之憂矣。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雖不敏，亦知處降之道，端在樂天畏天，言念及此，外蒙僻處絕域，逼近強隣，勢如累卵，四皆強霸，倘有不虞，必爲台灣、朝鮮之續。中國遠隔海隅，鞭長莫及，軍民雖衆，恐將無所用之。外蒙間於列強，進退維谷，苟不獨立，何以自存？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舍獨立稍棄敝履，但獨立自主，係在清帝辭政以前，業經布告中外，起滅何能自由，必願如此，請即商諸隣邦，杜絕責讓，方今時勢，外蒙之存亡，在公之操縱，操之過激，不潰即溢，

則何異於爲叢驅爵，尙希廣發佛心，大施汲引，玉成此舉，以免羣生溝壑之憂，即造萬世無疆之福，何幸如之。大局攸關，用敢冒昧直陳，仍祈不棄時錫指南，俾免阻越。」於是袁總統又致一電曰：「電悉。貴呼圖克圖慈愛羣生，維持大局之苦衷，並辱獎譽，殊深慚愧。近年邊吏不職，虐待蒙民，以致羣怨沸騰，激成獨立，此等情狀，內地皆同。貴呼圖克圖之歉疚，固國人所當共諒。刻下國體確定，蒙漢一家，必須合力以圖新基，方能鞏固，來電操縱一節，深倚倚重中央，不欲懸無謂之虛名，賈漢蒙以實禍，致人坐收其利，天地聖佛，實鑒此心。今聯合五族，組織民國，本大總統與貴呼圖克圖在一身則如手足，在一室則成弟兄，利害休戚，皆所與共，但使竭成相待，無不可以商榷，何必勞人干涉，自棄主權。前此各省怨苦虐政，相率獨立，自共和宣布，先後相繼取銷，蓋皆不忍人民塗炭之心，而無爭地爭城之念。來電詞旨，大愜鄙懷，務祈大擅慈心，熟觀時局，刻日取銷獨立，仍與內地聯爲一國，則危機可免，邦本可固，民國對於貴呼圖克圖同深感戴，必當優爲待遇。即各王公及他項人員等，亦必一體優待，此後一切政治，更須博訪輿情，詳爲規定，定有以歷蒙族之希望，爲進大同之化，共和幸福，其各無涯。否則閱續不已，禍及全國，將有同爲奴隸之悔，以貴呼圖克圖之明智，當必不出此也。至蒙古與內地，宗教種族習尚相同，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前電已痛言之，所有應行商榷各節，電內未能盡達者，已派專員前往庫倫，趨謁面商一切，到時切望賜晤，至所企禱。」云云，霍十巴庫倫接到諸電後，諒戰戰和，莫衷一是，本哲布尊丹巴意有所動，格於衆論，未

能獨斷。而杭達王等密與佛母殺害庫倫華商，以絕哲布向內之心，並設盟誓決不取消獨立，故最後致電北京，孫、曹、貴大總統量涵大海，聯合五族，創造共和新基，大爲中外景仰。惟我蒙族遭此競爭時代，處此危險邊境，所有一切，究與他族迥不相同，其中委曲，不待細陳，諒在洞鑒。勞人干涉，有礙主權，略知梗概，祇以時勢所迫，不得不如此耳。否則鹿死誰手，當難逆料，再四思維，與其派員來陳，徒事跋涉，莫若介紹使商榷一切爲愈也。」

時日俄締結秘約，俄國劃東三省北部及外蒙爲其經營區域，同時俄英締結，英人經營西藏，俄人經營外蒙之秘密協定，於是俄國遣派該國駐華公使鄂索維慈於民元九月秘密前往庫倫，與外蒙當局祕議締結條約，元年十一月三日，俄國與外蒙簽訂俄蒙協約，及俄蒙商務章程，表面似以扶助外蒙自治爲標榜，實際盡將外蒙之政治、經濟、軍事，加以控制與掠奪。帝俄政府並公然將此協約通告中、日、英、法等國，當時中國輿論激昂，多主討伐，哲布尊丹巴復派兵擾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達里岡崖等地，袁世凱致電哲布尊丹巴詰責略云：「……至庫倫獨立，前清並未允行，中華民國亦斷無允准之理。庫倫本爲民國領土，來電所稱立約一節，是與統治權內之領土而立約，實所未聞……貴喇嘛以兵力擾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達里岡崖一帶，致令人民慘受兵禍，王公或殺擒擄，極悖人道，焚殺淫掠，甚於盜賊，民國重在保安秩序，豈能長此坐視，今各蒙旗除貴喇嘛用兵迫脅之附近庫倫各地外，其他蒙旗各部，無不

贊成民國，力拒庫倫、王公喇嘛等或親身赴京，或派代表前來獻納輸誠，絡繹不絕，貴喇嘛何得以一隅之地，冒稱蒙古全國，現各省將領簽以領土損失，治權虧缺，憤激勇烈，各思糾集健兒，以與貴喇嘛相見。本大總統以仁慈爲懷，多方勸解，令其靜候和平解決，以望貴喇嘛之悔悟……」中國政府得悉俄蒙協約，提出抗議，彼時袁氏當國，私心別用，不能強硬對俄，先後與俄國反覆談判，於民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簽訂中俄聲明文件五款，及以照會交換之附件四款，其中俄文件第一、二款，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之自治權，四年六月七日中俄復締結中俄蒙協約二十一款，其四款規定：「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名號，受大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自外蒙獨立以還，因受俄人種種剝削，於是始知俄國不可親，而中國之可靠，及民國六年，俄國發生革命後，國內分崩離析，幾不成國，外蒙人民，愈覺俄國之不可恃。民國七年，俄舊黨謝米諾夫在俄失敗，欲以外蒙爲其孤注一擲之地，於是外蒙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哲布尊丹巴至此，亦莫知所措，乃召集全蒙古王公會議，以謀解決，王公等簽謂非倚託中央，實不足以圖自存，於是倡議撤消自治，歸政中央，哲布尊丹巴以衆謀既同，乃於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呈請當時總統徐世昌撤消自治，原文爲：「外蒙自清康熙以來，即隸屬於中國，嗚呼向化，二百餘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無事。自道光年間，變更舊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貪穢，衆心益行怨怒，當斯之時，外大乘隙煽惑，遂肇獨立之舉，嗣經協定

條約，外蒙自治告成，中國獲宗主權之名，而外蒙官府喪失權利，迄今自治數載，未見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誠有可歎者也。近來俄國內亂頻仍，亂黨侵境，俄人既無統一之政府，自無保護條約之能力。……本官府窺知現時局況，召集王公喇嘛等，展開會議，討論前途利害安危問題，冀期進行，咸謂近來中蒙感情敦篤，日現親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計圖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願取消自治，仍復前清舊制。……再前訂之中俄蒙三方條約，及俄蒙商務條條，並中俄聲明文件，原為外蒙自治而訂也。今既自己情願取消自治，前訂條件，當然概無效力。其俄人在蒙經營事宜，俟將來俄新政府成立後，應由中央政府負責另行議訂，以篤邦交而挽利權。云云。外蒙既自己情願撤治，徐世昌即以總統之資格，於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如所請，以順蒙情，並許「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應受之尊崇與四盟沙畢等應受之利益，一如舊制，中央並當優為待遇，俾共享共和幸福，垂於無窮。」同日加封哲布尊丹巴為蒙古聖善輔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特派徐樹錚為冊封專使，李垣副之，且責成徐樹錚以西北籌邊使，而兼督辦外蒙善後一切事宜。徐樹錚既受命，即於外蒙分設八廳，將外蒙官府，分別歸併，而已則駐節北京遙控，所有庫事，悉委李垣副使代行。後晚派失利，徐樹錚潛逃，中央即於九年八月，改任陳毅為西北籌邊使，後又改任為庫烏科唐鎮撫使，駐紮庫倫，受政府之特別委任，管理外蒙軍民兩政。鎮撫使公署為兩廳三司制，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分設參贊，恰克

圖則設民政員，皆隸於鎮撫使之下。外蒙撤治未久，在庫王公，復勾結俄人，煽惑哲布尊丹巴謀二次獨立。九年冬間，外蒙正式組織國民政府，仍以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其君主，設內務、陸軍、財政、司法、與外交五部，每部各設俄人顧問，其實權均操在俄人之手。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俄蒙私訂祕約十款，外蒙設立革命委員會，廢除活佛，及蒙古王公之頭銜，以哲布尊丹巴為革命委員會委員長，僅擁虛名，其原有之商卓特巴衙門，只能管理喇嘛所屬各寺廟事務，而與政治完全脫離關係，其對於沙畢喇嘛旗，亦不復以奴隸視之，按照地方制度，完全為外蒙政府之國民。但哲布尊丹巴及其他喇嘛王公，仍感受赤色勢力壓迫之苦，追念往昔，始知中國之和平寬大，乃於民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春間，公推代表，前往呼倫貝爾都統向貴福處陳述，仍願歸順中央，承受保護，正想讓問，而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於是年五月二十日圓寂，享壽五十五歲，外蒙「國民黨」根本廢除外蒙之神權制度。註十六。

〔註一〕深入四五六頁。〔註二〕附著蒙古問題。〔註三〕深入四五六頁。〔註四〕蒙政委員會議案。〔註五〕深入四五七頁。〔註六〕覆錄光緒卷一八九頁。〔註七〕覆錄光緒卷一三五、三二頁。〔註八〕覆錄光緒卷一八十七頁。〔註九〕宣統政紀（以後簡稱為宣記）卷二十頁。〔註十〕宣記卷四十七頁。〔註十一〕宣記卷四一、二八頁。〔註十二〕宣記卷四二、三頁。〔註十三〕宣記卷四二、七頁。〔註十四〕自治外蒙古十一至十四頁。〔註十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唐在庫唐在唐續蒙古風聲錄。〔註十六〕本傳除註出者外，取材多採自宣記著蒙古問題。

撰者其他著作

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駐藏大臣考

蒙藏委員會印行

中文新疆書目

國父實業計劃研究會刊行
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

東華錄邊務類編

三百萬字待印稿存國立編譯館

中國近代邊疆書目提要

內分七部收書五千種全稿百萬字其中之
西北康藏部份已在雜誌發表四十萬字

伊犁將軍列傳

二十萬字待印

西甯辦事大臣列傳

五萬字待印

清代對藏軍事紀事本末

六萬字已在康寧月刊刊出一部份全稿待印

清代經營烏梁海始末

五萬字

中國邊疆近代史

十萬字將於國防部新聞局印行

2
102034

2